



身溪集 卷之九

統劄

共十七

^16  
2330  
9





和  
2330  
21-7



耳溪集卷十九目

疏劄

辭弘文館修撰書

進六卦演義書

登俊試後辭圖像聯名疏

辭同知義禁府事疏

陳六條疏

論時弊疏

辭陞資憲拜工曹判書疏





耳溪集卷十九

疏劄

辭弘文館修撰書 甲戌

伏以臣罪在積逋罰止薄勘曾未幾時甄敘如舊臣  
 方銜恩訟愆屏伏鄉廬卽伏奉今月二十四日承政  
 院成貼有旨以臣爲弘文館修撰使之乘駟上來者  
 臣始則愴不省致此之由終焉悶蹙罔知措躬之  
 所也噫臣本資性凡劣最居人下重以賦命奇薄早  
 失庭訓單陋寡聞無與爲比而少不自量隨衆應舉  
 至於獲竊科名則直是僥倖偶中耳臣於是竊伏惟





念古人之立朝從宦者皆必有藉手事君之資或以經術或以政事其學足以需國用其能足以應世務然後乃敢進身而不疑也夫如是故外無饕餮苟祿之譏內無喪身辱名之患斯乃聖經所稱學優則仕之律令節度也顧臣不肖百無一能而惟其自知則甚審環顧其中實無絲粟之才可以供世者而釋褐未幾驟躡清貫前後叨冒罔非逾越微分者臣非不知光寵之可懷義分之可畏而不敢爲聞命輒膺之計者誠以人臣事君當以廉節爲重不亶趨走爲恭也區區愚計竊以犬馬之齒未及強仕之限從今以

往稍能用力於古人之緒餘賴天之靈得免面墻之耻不終爲棄才則出而陳力少效塵刹之報尙未晚矣向一陳懇乞得長暇者非但爲私情之悶迫而已辭不獲命只恨忱誠之淺薄而今又千萬意外蒙此誤恩名器之玷污自有當世之公議臣姑不敢自列而顧臣所以自謀其身者轉益窮隘茫無涯畔臣誠撫躬慚悼無以爲心也念臣所叨職名遴選之難貴任之重視前尤別苟非深於經術足資啓沃之功者莫宜居之而臣於經典之邃奧子史之浩穰未嘗有一日之功力少時所受於人者不過粗傳音句殆同



兒曹之課讀而已其中蓋有初未開卷者亦有未及  
卒業者夫以經訓菑奮士所當先治者其荒疎滅裂  
乃如此而況於其他乎噫以此不學之身乃敢冒進  
於橫經之列若使猥承顧問之音終不免矇然瞠然  
左右視而不能對則其爲清朝之羞辱聽聞之傳笑  
當如何哉夫事上之道勿欺而已使臣掩飾其不能  
而貪榮冒寵覲然自進則固不足言矣今也明知其  
不堪而怵分畏義躡嚙不陳則亦非所謂勿欺無隱  
之義也其罪反不重歟此臣所以罄瀉腔血據實陳  
暴不敢恤其煩猥之誅也倘蒙 睿度寬假曲垂體

下之仁收還分外之恩俾臣得以及此閒暇獲遂微  
願以自贖其從前失學之罪而他日幸有尺寸之進  
足堪聖世之驅使則此實愚臣之至榮大願而亦莫  
非我 邸下玉汝之盛賜也臣雖至愚敢不銘鏤以  
圖報茲敢猥從縣道疾聲哀籲伏乞 睿慈俯賜矜  
諒亟命鑄遞臣職名不勝萬幸

進六卦演義書

丙子

伏以臣頃叨講官於遜違之餘復廁胄筵仰聽 英  
音私心榮幸曷有其極而伏覩我 邸下銳意進修  
日開兩筵問學之卓絕研究之精深誠出尋常萬萬



臣每於退出之際願謂同僚相與欽頌以爲宗社無疆之休而第以如臣淺昧猥忝勸講之任挾冊登筵不過應文備數而已顧無一知半解可以仰副虛心之訪少裨作聖之功居常媿惕無地自容竊稽院中故事或引聖賢之格言以進箴規之嘉謨者實得乎傳說所云學于古訓乃有獲之義而下無僭妄之罪上有警發之益非少補也臣於春坊直中竊取大易六卦之象傍採先儒訓詁之說推演餘意畧附愚見欲做故事之規仰備燕閒之覽而未及脫藁遽然移職區區願忠之意遂未得仰徹矣耿耿之思歷日

靡弛然而息乎非臣心之所安也茲敢齋沐繕寫拜章投進伏願睿明俯諒微誠特賜省覽不以人廢其言不勝幸甚仍念臣之移來館職今已七八箇日矣竊聽於宮僚之言則朝晝之講未嘗一開夙夜之箴僅一持入云雖緣於間經展謁之禮或致感候之添而緝熙之功由此間斷虧仞之歎固已可惜然臣之所憂者不專在於數日之廢講或恐邸下勤學之誠未免有稍懈之漸可不懼哉惟我大朝殿下乃於日昨特召宮官親下綸旨所以戒飭我邸下者至誠諄切殆至數百千言之多而字字句句罔



耳溪集 卷十九  
非藥石之至訓也伏聞 邸下已命宮官書進一通  
以爲常目之資伏願 邸下惕然反省念茲在茲深  
體而力行之毋孤我 聖上貽謨之盛意焉

六卦演義

易乾之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程子曰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健而無息  
之謂乾君子以自強不息法天行之健也○臣謹  
按乾者重天卦之名乾道至大有非言語形容文  
字名狀而若贊其性情之德則可以一言而蔽之  
曰健而已蓋天之運也一晝一夜一周天而過一

度以里計之則一日之間凡行九十餘萬里以人  
驗之則一息之間已行八十餘里不如是則無以  
育萬物而成歲功故曰天行健聖人之與天合德  
者亦惟曰法其健而已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言天之健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言文王之  
健也故子思子贊之曰純亦不已文王聖人也至  
誠無息固已與天無間而若夫學聖希天之功必  
先乎自強故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自強者奮勵勤  
篤之謂也不息者無間斷作輟之謂也而自強又  
不息之工夫也方今三陽回泰萬化維新在 邸



下法天對時之工亦維自強而已伏願 邱下自強於學而無一刻之怠忽如天之成歲功也自強於政而無一事之廢曠如天之育萬物也隨時隨事念茲在茲則文王之純亦不已庶不專美於前矣惟 邱下懋哉

大畜之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程子曰天爲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

行乃大畜之義也○臣謹按大畜者山天卦之名以乾之至健而爲艮之所止其勢必至於畜聚充積故曰大畜君子觀其象而反諸身則人道之所當畜積者莫大乎道德而欲求道德之畜積莫先乎多聞博學故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蓋君子之學不過博文約禮兩端而已多識者博文之事也畜德者約禮之事也然不先乎博則無以致其約故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大學之格致先於誠正中庸之博學先於篤行故君子之欲畜其德者必先乎多識而所貴乎多識者



將以畜其德也非欲其夸多而騖博也方今 邸  
下日御書筵講討經史可以多識乎前言往行而  
毋以記聞爲能必以實踐爲主溫故而知新躬行  
而心得如程氏所云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  
心然後可以有得乎大易畜德之義而聖人之極  
功能事亦不外是矣惟 邸下懋哉

損之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程子曰君子觀損之象在修己之道所當損者惟  
忿與慾故以懲戒其忿慾窒塞其意欲也朱子曰  
懲忿如摧山窒欲如填壑○臣謹按損者山澤卦

之名山在澤上其勢必損故曰損君子觀其象而  
反諸身則人道之所當損者惟是私意之害夫天  
理者耳人心之私固非一端而最難制者莫忿若  
也最難遏者莫欲若也故君子之學必以損斯二  
者爲急務蓋忿怒之發也乘氣暴湧如山之突兀  
不可不摧而抑之也故曰懲私意之萌也隨物潛  
滋如水之浸淫不可不填而塞之也故曰窒然突  
兀者有跡而易知浸淫者無痕而難覺故窒慾之  
難甚於懲忿君子之所當猛省也子程子曰人能  
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則於道亦思過



耳溪集 卷十九  
半矣此爲懲忿之要法也又曰慾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勝之此爲窒慾之妙訣也伏願 邸下深究山澤取象之旨必思反躬實踐之方每於思慮幾微之間精加省察克治之功懲之之熟至於顏子之不遷室之之極至於周子之無欲則無復私意之可損而自見天理之流行矣惟 邸下懋哉益之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程子曰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二物相益者也君子觀風雷相益之象而求益於己見善能遷則可以盡天下之善有過能改則無過矣益於人者

無大於是朱子曰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猛○臣謹按益者風雷卦之名程朱之說備矣然人情孰不欲求益而遷善之不勇改過之或吝者何哉志不立而私意間之也孔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善而內自省也孟子曰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

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又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及其更也人皆仰之此乃立志祛私之方也誠願我 邸下見一善焉必自省曰我能有是耶苟不能焉則必發憤而跂及之不能不



措也見一不善必自省曰我亦有是耶苟有是焉則必用力而克治之不祛不措也銖積而寸累日就而月將則終至於萬善俱足而無過可改矣豈不休哉惟 邱下懋哉

頤之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程子曰卦義上止而下動卦體外實而中虛爲頤口之象口所以養人也故君子觀其象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事之至近而所係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在身爲言語於天下則凡命令政教出於身者皆是慎之則必當而無失在

身爲飲食於天下則凡貨資財用養於人者皆是節之則適宜而無傷又曰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已及物以養人也○臣謹按頤者山雷卦之名程子之說推廣頤養之義至精至切無復餘蘊惟在深體而力行之爾然所謂慎言語者非直謂沉默而罕言也時然後發審擇而當於理之謂也苟當於理雖審問之明辨之極其論難而不害其爲慎也推而廣之則凡威儀政令之發皆慎之而無失然後方可謂之養德矣所謂節飲食者非但謂薄滋味而



貴淡泊也如不時不食失飪不食之類不徇欲而傷氣者皆所以爲節也推而廣之則凡聲色嗜好之物皆節之而毋縱然後方可謂之養形矣惟我邸下毓德春宮肥甘之奉足於口也輕煖之御便於體也居處適於宴安也便嬖給於使令也凡諸養形之具可謂極備而無闕矣至於養德之方則不過朝晝再講數三宮僚而已一日之中對方冊接臣僚之時僅居三之一焉外此則替御宦侍而已矣紛華波蕩而已矣臣不敢知 邸下於燕居深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威儀之有愆誰能攝之

言語之有過誰能矯之思慮之有萌果皆中節乎玩好之物能無喪志乎此皆愚臣之過慮而不能保其必無者也然則養德之方可謂疎於養形之具然而天和頻愆康健時少所謂養形之具反不足以收效者何哉臣則以爲不得其要則無益而反有害也何謂其要夫養形之要莫如養氣養德之要莫如養心何以養氣卽孟子所云持志之謂也何以養心卽孟子所云寡慾之謂也誠能持其志則氣自充氣充則體胖體胖則形安矣誠能寡其慾則心自存心存則行修行修則德成矣養形



正溪集 卷十九  
養德之要孰有大於此者乎此乃程子未盡之餘  
意而爲 邸下今日之急務也伏况 邸下方講  
鄒書誠能從事於斯二者既盡自養之功推諸養  
人之道則聖人養萬民天地養萬物之道由此而  
推之矣豈不盛哉惟 邸下懋哉

咸之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程子曰君子觀山澤通氣之象而虛其中以受於  
人虛中者無我也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臣謹  
按咸者澤山卦之名君子之虛中受人如澤之受  
水澤有盈水則不能受百川之流人有私主則不

能來天下之善所謂無私主者不主一己之私見  
必盡天下之公理也故爲學而不能虛中則無以  
資切磋之益居上而不能虛中則無以聞忠諫之  
言雖以顏子之學亦曰有若無實若虛矣以舜禹  
之聖亦嘗舍己從人拜昌曰俞矣大哉虛受之義  
也惟我 邸下睿學雖已夙就德義雖已無闕勿  
生自滿之志克體無我之道講學必盡虛心之訪  
臨下思聞逾耳之言毋以先入爲主毋以偏聽爲  
明則學雖就而益進德無闕而愈修矣伊尹之訓  
王曰有言遜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



求諸非道仲虺之告湯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惟  
邛下懋哉

右六卦之象卽孔子所繫之辭而卦體之下必  
稱君子以者使人卽物窮理而反求諸身也六  
十四卦之象何莫非至理所寓而就其最切於  
聖學者莫如此六者故臣於兩筵講讀之暇積  
費紬繹彙括之功拈出經文立爲綱領次述程  
朱之說以發本經之旨繼又竊附愚見仰備  
睿覽僭妄之罪實無所逃然皆推演經傳之餘  
意無一言一句翫出無稽之說者也蓋此六象

之訓皆是典學之要而亦有次第條理之可言  
者其首言自強者君子之學莫先於立志之勤  
篤志不立則無以爲進德之基志雖立矣而知  
見不博則無以爲明善之功故繼之以多識多  
識者致知之事也致知之後當繼以誠正懲窒  
者誠正之事也誠正之後當繼以修身遷改者  
修身之事也心旣正矣身旣修矣而苟不盡充  
養之道則無以致悠久安和之福故養體養德  
次之五者備而學問之極功能事畢矣然苟無  
師友之益輔拂之力無以交修不逮而成五者



之功故終之以虛受焉其次序條理蓋有不可  
紊者而亦不可闕其一焉然此六者合而言之  
不出乎克已自強兩端而已多聞畜德者所以  
求克已之方也懲窒遷改者所以盡克已之實  
也養體養德者所以享克已之效也虛中受人  
者所以資克已之功也至若自強則乃成始成  
終之道也而通貫於五者之中惟我 大朝殿  
下乃於七耄高齡親述慨懷之文表出克已自  
強四字旣以示自勵之意又以垂訓於我 邸  
下大哉 王言正與堯舜傳授之心法相爲表

裏而又與大易垂象之義若合符節伏願 邸  
下仰體 大朝貽謨之意深求聖人立教之旨  
將此六象之訓常常寓日以備盤几之銘併採  
愚臣之說時時玩繹以代替御之箴則其於  
睿學之進修 睿德之成就庶不無萬一之補  
爾

答曰覽書具悉憂愛之忱余甚嘉賞當時時披覽而  
體念焉

登俊試後辭圖像聯名疏

甲午

伏以春回泰階光添壽曜 寶算彌隆於望九 聖



慕益篤於追先乃於上元昕朝 親臨勤政舊基咸  
格文武卿士命題以典謨考藝以觀德唱名帳殿受  
賀彤庭此實史牒所未聞之盛舉國朝僅再有之休  
典凡在瞻聆莫不鼓舞踊躍嘏頌太平臣等俱以無  
似之賤遭逢盛會獲與斯選顧名不稱撫躬多慚伏  
况恩數曠絕賜賚便蕃榮極而有匪分之懼寵溢而  
生過福之憂感隕之中踧踖靡寧乃於千萬夢想之  
外伏奉日昨傳教有一榜圖像之命臣等聚首驚惶  
罔知攸措夫人臣之貌入丹青者肇自漢世之麟閣  
雲臺乃是紀功之隆典傳爲千古之盛事至於我朝

耆社則寔做宋代洛社故事而蓋有所重在焉外此  
未之或行今臣等不過科目被選之人元無可紀之  
勞而遽加非常之典不但賤分之萬萬不敢當豈不  
大有傷於國體乎仰惟 聖念非直爲榮耀臣等實  
出於賁飾文治傳詔後代而旣命刊行榜目書之青  
簡藏諸名山則斯可以永垂千億何待乎數幅生絹  
而乃壽其傳耶此是國朝典禮之所未載丙戌諸臣  
之所未得者臣等何敢晏然承當以招有識之譏議  
乎徊徨踟躕歷日靡定茲敢相率齊籲於黻纁之下  
伏乞 聖明俯諒誠懇亟寢成命以重典章以安微



分不勝萬幸

答曰省疏具悉予聞唐詩曰少年天子愛邊功親到  
凌烟畫圖中教覓功臣寫真影長生殿裏作屏風嗚  
呼此詩曾在 御筆故尚今誦焉嗚呼邊功猶然况  
三百年再有之事長生殿中猶作屏風况留帖兩曹  
乎豈為卿等意在留傳予非濫也卿等何辭焉况其  
教即印卿等勿辭焉

辭同知義禁府事疏 庚子

伏以臣負罪明時泣愆窮廬自分為當世之棄物伏  
蒙天地之仁不忍終捐向年邊邑特授之命拔諸坑

窞之中昭示滌蕩之眷獲近前席親奉 溫音恂悅  
如夢銘鏤入髓而乃於赴任之初又遭白簡解歸之  
後旋被道啓縱荷閔覆之恩隨處包涵杜門懾處如  
窮人無所歸不意簪履之微尚留 宸衷收錄之命  
有隕自天繼而有金吾除旨五年枳廢之餘姓名復  
玷朝籍譬如雷雨作解蟄蟲昭蘇陽春布德枯荻生  
華闔門為之驚聳隣黨莫不動色臣於是雙擎恩誥  
以首頓地不覺血涕之汎瀾也噫臣之本末情實惟  
聖明悉燭之矣今何敢煩縷於年久之後而第其引  
訟之義感祝之情又何不一暴於孔邇之聽乎臣性



耳溪集 卷十九  
本憊拙跡又單畸才無絲粟之藉朝絕葭莩之援遭  
逢盛際偏沐洪造歷踐內外馴致貳卿之列涯分已  
溢意望已足踧踖逡巡以榮爲懼而直緣智昧擇地  
之蹈眼無辨奸之鑑殆同瞽者之冥行不顛則溺者  
幾矣知臣者諒其心而恕其愚不知者跡其似而擬  
其罪人言之來至再至三雖有淺深之不齊莫非滄  
浪之自取微我 聖上日月以照之父母以燾之臣  
何以得有今日乎前後 恩言昭晰心跡曲加庇覆  
及夫諫啓之 批至以逆豎之所常懟 天聰之所  
親聆者明詔而洞卞之羣疑由是而可釋臣心於是

乎自白真所謂骨而肉之鬼而人之也螻螿眇末之  
賤何以得此於 君父也母子兄弟相對攢稽欲報  
之德與天無極而自念名已敗矣身已僂矣此生今  
世効答無階生爲不忠之臣死作不瞑之鬼豈料今  
日之恩迥出尋常絲綸渙發觀聽代感區區銜結之  
忱豈不思謁蹶趨承少伸叩謝之義顧此滿身衅穢  
如陷溷厠雖使三薰九沐垢益甚耳尙何敢躡跡於  
清明之朝抗顏於冠紳之列乎惟宜退守本分沒齒  
田間歌頌恩渥以圖結草之報而已官職去就有不  
暇論茲敢瀝血緘辭哀籲於 聖慈 聖慈



念臣滓累之甚重哀臣情踪之至危亟命刊改新授職名俾遂自靖之義以卒終始生成之澤不勝幸甚

陳六條疏 癸卯

伏以臣於向來猥膺專對之命往來燕薊之間山川城邑皆是堯禹舊跡而衣冠文物非復昔日顧瞻寤歎益恨未及見皇王盛時也然地是中華之舊人是先王之民流風餘俗尙有可徵至於利用厚生之具皆有法度蓋是周官舊制百代相傳雖有金火之屢嬗華夷之迭入而民國之大用亘古不易終非外國之所可及者臣嘗於簡編中粗有一二究揣而耳聞

不如目見乃今身履其地益有犁然可信者夫觀風詢俗使臣職也凡厥出疆之臣率多採聞見陳別單之例臣謹取其有裨於國計最切於民用者分爲六條開列于左惟 聖明垂察焉

一曰車制昔黃帝氏始作舟車以濟不通又有作干戈造律呂測曆象等事孰非聖人利物之智而黃帝之號必加軒轅者可見萬世之功莫盛於造車也古者言國之大小必稱車乘土地之廣財賦之盛孰非人君之富而獨數車之衆寡斯有千乘萬乘之號焉可見有國之用莫大於車也周禮考工記百工之事



耳溪集 卷十九  
各一其官而獨於車也有輪人與人車人輶人等職  
徑圍尺寸之制長短崇博之式纖悉如畫足令人手  
按而斤斲焉先儒言曰車有天地之象人在其中法  
易之三才六畫又可見生民之器莫重於車也夫如  
是故行則有乘車焉戰則有戎車焉任載有大車農  
家有役車灌田有水車千百其制各致其用內而中  
國外而四裔莫不用車傳所稱舟車所至霜露所墜  
者可見通天下無有不用車之地也試以今行所見  
言之燕京之內輪轂相擊填街溢巷苟非賤隸窶兒  
則舉皆乘車而行自燕至遼千餘里之間軌轍相連

如印一跡鑿鈴相聞日夜不絕關陝川蜀之險江浙  
閩廣之遠豪商鉅賈絡繹往來如行門庭此不但通  
都大國財貨殷富之致足見用車之利什百於馬也  
若其九馬以上大車固無論已只以行用商車觀之  
一乘所駕不過五六騾馬而所載之任可敵數十疋  
之力至於一驢輕車三人並乘獨輪小轅一夫後推  
亦可見事半而功倍也蓋車者不食之馬行路之屋  
也生民之大用有國之利器無大於是而獨我東方  
不能用車者何也人之恒言大約有二一曰道路之  
巖險也一曰牛馬之鮮少也臣請逐一卞之夫天下



之險莫過於蜀道而相如之赤車駟馬嘗過成都矣  
諸葛之木牛流馬亦行劔棧矣直以臣之所經言之  
則青石摩天之峻殆過於我國之洞仙嶺而車行無  
礙商旅相望舉一而可推其餘也然則道路之險不  
足憂也夫我東牛馬之鮮少非生畜之不殖也特由  
牧養之不得其方服乘之不順其性也耽羅之產素  
稱大宛之種北關之馬不讓冀代之駿島場沙苑碁  
置雲布豈真無馬耶職由牧子之耗蠹監守之疎惰  
也是謂失在於牧養也至於牛畜之蕃莫如我國京  
外屠殺一日不知幾千而生生不息則土風所宜不

言可知經曰服牛乘馬蓋謂牛宜於服箱馬宜於騎  
乘未嘗言用馬載物也傳曰牛以引重馬以致遠引  
重者引車之稱非謂以背負重也致遠者行遠之稱  
非謂致物於遠也於以見馬宜騎行而引重之力不  
如牛牛可服箱而致遠之健不如馬也亦未嘗言用  
牛載物也我國則不然牛馬皆任其背牛則尚可馬  
其殆矣由是之故江上載米之馬率半年而易城中  
運柴之蹄過三冬而力盡大抵不斃則斃牽以之  
屠肆矣此豈馬之罪哉是謂失在於服乘也然則二  
者之說窮矣何苦而不用車也臣則謂非不能也乃



不爲也非不爲也蓋未嘗求行之之術也豈惟是哉君子安於循常不欲爲通變之論衆人忸於見聞不樂爲稀異之事故國家未嘗設法而禁之終無一人勅行者雖或有慨然有志者而苟非朝廷之令則力有所不及行之有不便焉耳臣嘗宦遊諸路亦見國中多用車之處嶺南之安東義城海西之長淵信川關北之咸興以南六鎮諸邑皆用一兩牛之車運穀載柴往來數百里之間而制樣粗鈍不能行遠專由於未得其法而亦可見車無不可行之理也今欲行車莫如取法於中國先令諸軍門及兩西監兵營義

州等處送付車工於燕使之行摸來諸車之制各造幾輛先使行用若見便利則刻邑效之他道效之富戶效之不過幾年遍於一國而其利之博不可勝言矣試言其大者一則商賈轉輸百貨流通也一則貢獻賦稅雇賃費省也一則馬力不困騎兵可裕也以至戎車備而武威自壯傳車成而駟騎少閒水車行而田野大闢矣且以使行言之三价所帶驛馬刷馬至於數百疋之多及到柵內歲幣乾糧輒雇車運其直費銀數千此皆逐年尾閭之洩也豈若我車我載可行可止旣省雇賃之費又除遲淹之弊利害豈不



較然乎誠自灣府較量使行馬疋造成幾輛輕車以備載運往來則所配之馬可減三五之一而彼地雇價因此自除計一年造車之費不過捐數年雇馬之資而求除無窮之費矣易曰不言所利大矣哉王政不必言利而節用所以愛民苟便於民則國受其福矣此所謂不言之大利也故一行車制則國不期富而自富民不期足而自足兵不期強而自強矣豈少補哉惟是治道之政不無少費而嶺阨橋梁則自官治之衢路阡陌則使民修之不過一號令之間耳詩曰彼岨矣岐有夷之行又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治

道一事亦是王政所先不獨爲行車地也

二曰甃法夫甃之所起不見於經傳而陶器肇於虞帝瓦屋始自夏后則燔土之法瓦甃一也陳風曰中唐有甃累甃築路已自周時矣以甃爲城未知昉於何代而城之爲文從土從成蓋謂築土以成也甃之爲文從壁從瓦蓋謂以瓦成壁也城者墻壁之大者也易曰城復于隍言城崩而復于土也詩曰土國城漕亦見城以土而不以石也所謂土築者不當以散渙之土成仡仡之墉也都城百雉見於春秋雉堞之形非燔土則不可由是觀之甃之爲城厥惟久矣史



言夏王勃勃蒸土爲城堅不可拔蒸土者燔甃之類也秦之長城曾聞用甃而猶未之詳臣於今行目見舊城之周絡山頂者皆是甃也夫巫閭之石不可勝用而必用甃焉者誠以甃之勝於石也蓋石非不堅也惟其太堅故可斲而不可礱萬石之衆長短不可盡齊也累仞之築縫線不可盡合也風雨之所蕩擊丸礮之所撞撲一石或缺全堞皆動曷若燒土爲甃範出一型長短廣厚均齊方平千層萬壘鑿鑿相合者乎夫如是故內而宮城都城外而州府郡縣小而烽臺譙樓虹蜺之門碑碣之宇皆用甃築其制則一

縱一橫長短互錯若左若右厚薄齊等犬牙相銜魚鱗相聯而兩甃之交填以泥灰混合膠固泯然成石直如斤削滑如礪磨雖猿猱之捷不可攀緣其堅完精緻非累石之比也夫以中國之富築城之法大抵如此則古人規畫之意豈徒然哉甃之爲用不寧惟是宮室焉倉廩焉以此墻壁也階庭也以此花甃紋甃錯落枝梧機巧百狀不費人工故大廈之材不過棟椽窓牖而已用木旣寡釘鐵隨省其費至簡其制極完外絕穿窬之患傍無延燒之憂官舍民居亦惟甃是賴甃之爲器豈不大哉其利之博正與車等矣



耳溪集 卷十九  
蓋嘗思之車者以木爲質而成器於金甕者以土爲質而成器於火此乃天地生成之材爲生民之大用者也故虞書曰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春秋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生之者天也修之者人也古昔聖人觀象制器備物致用者皆所以財成天地之宜也且夫車者形圓而以動爲用甕者形方而以靜爲利方圓動靜而陰陽具焉一陰一陽而萬化生焉此殆天地造化之寓於器而自然爲萬世生民之利者實非人力之所能爲也况甕之與車其利雖均而其費至微取具於無禁之土責成於不窮之薪是真斯民之

無盡藏而天下之所公共者也惟我國不能用焉豈無土也豈無薪也人顧不用耳寧不惜哉臣於今行日見甕窰大畧如我國之瓦窟而所燔之土亦與瓦同處處在在初非難得至於印割燔造別無奇方而但焚火之法非燒乃蒸故一窰之薪不過蜀黍幹數十擔而足其費可謂至薄矣史所稱蒸土云者誠得其實而古人名言之不苟蓋如此然則用甕之易尤非用車之比臣請亦令軍門遣人取制於燕如法蒸造先從宮城始隨缺改築仍頒其制於諸道凡關防州郡有城而當修補無城而可新築處悉令用甕而



王漢集 卷十九  
揀築之法一倣華制則其爲固國壯圍之道豈不大哉至若公私室屋生民日用之資乃是次第事耳三日牧驢羊夫地上之用莫大於牛馬故以畜物之微應乾坤之象聖人之重之也如此然牛馬之生息有數生民之需用無窮必有以繼之然後斯乃不匱繼之維何驢羊是也蓋驢羊者馬牛之同類異族也故三牲之享柔毛亞於大武四牡之馳劣衛或補下駟此亦畜物之良者也古禮國君無故不殺牛而我國之俗宰殺無藝蓋由賓祭之羞無物可代故耳特以牛產素蕃不至絕乏而農家耕犁每患不備今若

多畜羊羔以代俎實則牛不過耗而耕有餘耦矣况羊之爲物最稱易生列於六畜徧於四方皮毛腸角靡不中用故臣於出疆之前已有陳白今行畧有貿來而每年曆貢之行邊門之市輒令和買漸致孳息則可以救萬牛之命開三農之利矣驢之爲物健不如馬而性馴易使價輕易求故中國之人家家畜之以之駕車以之載物以之服犁或令磨粟運水惟意指使如僮僕然其代人勞而分馬力甚大至若騾者出於驢而健於驢真同雀生鷗而羆生狼也任重致遠實兼牛馬之長故明皇幸蜀嘗乘青騾而疾馳宋



王漢集 卷十九  
之姚平仲乘白騾一日踔八百里信蹄物之奇品也  
况又其性易長墮地半年輒勝騎馳故華人之愛之  
也有甚於馬我國驢騾雖有自北來者未嘗孳長力  
盡而斃是不嫻畜牧之過也誠能多貿燕市放諸牧  
場取其種息以備國用則服乘有餘戎馬自足而車  
制若行則用以駕載可當牛馬之半商旅流行民蒙  
其利矣大抵畜牧之政費小而利遠畜驢羊乃所以  
蕃牛馬也牛馬蕃則民富而兵強矣  
四曰禁銅器臣聞天地之生物也各專其性聖人之  
理財也各適其職相侵則兩病偏重則有缺此不易

之理也故斲木爲室凝土爲器順其性也以釜甑爨  
以鐵耕當其職也其用器也亦然上古只用陶匏其  
後質變而文儉趨於華始有簠簋俎豆瑚璉之制焉  
簠簋竹也俎豆木也瑚璉玉也未聞用金銀銅錫焉  
觀乎制字可見矣甗甗煎食之器也瓶罍貯水之器  
也皆從瓦觴觥觶盛酒之器也而從角杯棬椀盛羹  
之器也而從木舉一可以反三惟樂器尙聲彝鼎銘  
功故不得不用銅而至於釜鑪之屬則從金而多用  
鐵耳後世侈靡或用金銀之器而未嘗用銅中國之  
俗至今如此臣之是行觀乎閭店市肆器皆用磁而



耳溪集 卷十九  
不見銅錫至如皇帝宴卓玉罍非不爛然而餅  
果哉羹之盛只是磁與鉛耳此其故何哉竊嘗思之  
蓋由銅以鑄錢故也夫錢者百貨之源生民之命脉  
一有所缺則民國受其病故收天下之銅悉歸之司  
農水衡鼓鑄不窮然後可以運萬貨之權盡四海之  
利也是以惜之甚於金銀寶之加於珠玉珠玉金銀  
入於輿馬冠珮之飾而一寸之銅不得他用試以新  
頒聚珍板序觀之至於銷毀活字付之寶源則其計  
豈不長其法豈不嚴乎是謂順生物之性而各得其  
職者也此殆周禮泉府之遺制而自夫用錢以後中

國世守之百代不敢改也惟我國則輕視鎔錫造器  
無章不但用之於酒食羹膳之承而已大而盤盂鑪  
鍋賤而盥洗溺矢之具並用而無惜假使國有銅穴  
生出不竭用物之道不宜如是况本無土產遠市於  
日本而倭人夸詐輒售重直其所從來可謂貴且艱  
矣國俗顧不知重焉朝家每於鑄錢之日出鉅萬不  
訾之貨易海外難得之材及其鑄成所得不補所費  
故開局鑄幣最爲難慎不過十年而一舉錢安得不  
荒民安得不貧府庫財安得不匱乎夫以中國之富  
盡天地之產括山海之毛舟車四達無所不有而用



耳溪集 卷十九  
物之必謹理財之有節也如此揚州之三品吳蜀之  
銅山非不泉湧而輻輳其惜之也如此豈非生民之  
命脉國家之利權不可不重而然歟豈獨中國惟倭  
亦然其國銅產甲於天下而未嘗用以爲器惟燔沙  
漆木而爲之其制之精巧不讓於金銀所費必加於  
鎔銅而不以此易彼者亦能解理財之道也我國之  
所以不然者亦有其說蓋於國初未嘗用錢只以銀  
布爲貨故倭銅之出於貢市者無所用之作爲器什  
因而成俗逮夫行錢之後當國主事之人未能深究  
古制因循不變爾到今錢弊日滋民國俱困之時何

可不變而通之乎臣謂國中鎔銅之物祭器樂器外  
一切禁絕限以時月使之輸官計還其直則民無騷  
擾之弊國有永久之利而代用之器不患無物矣通  
一國鎔銅之器可以億萬斤計而所償之價必不及  
遠易倭市之費藏之度支以之鑄錢則國用自裕銅  
直自輕矣且觀中國之法不但銅也惟鐵亦不妄用  
農器之外雖於宮室之構專用土木用鐵至少者蓋  
以鐵是兵器之材也欄檻廳壁皆需瓦甃盤盒櫃篋  
多用紙皮用木至少者蓋以木是舟車之材也筆管  
烟莖亦用蘆藤而不用竹者蓋以竹是箭弩之材也



此皆中國理財之法古今相傳之秘訣百姓日用而不知者也國安得不富民安得不阜兵安得不強耶至於耕織確磴之具筆墨膠漆之類亦是生民日用之不可闕者而簡易精利皆有自然之巧不易之矩經曰智者勗物巧者述之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豈不信歟中國者聖人之舊居也制作之妙所由來遠矣臣於禁銅之制竊有推類而默契者並此附陳焉謀國計者皆不可不知也

五曰罷氈帽夫交隣互市之法各以所有易其所無欲其兩利而俱便可久而無弊焉耳宋與夏市以茶易馬元昊尙幼諫其父勿許當時識者憂其爲他日患亦可見互市之不可不慎也今我西北之市便同貢獻固不可較孳多寡而至於使行時商譯交貿則一從和買之例不可不計其得失也我國所挾之貨惟銀爲長物而前時倭銀通行將此入燕旣去復來如環之轉故雖有物貨之貴賤貿遷之輸贏而本國自無所失矣挽近以來倭銀路絕代送礦銀是則一渡鴨水永不還來殆同投金於淵非計之得也以故國中之銀貨日耗試以臣行言之員譯包銀太半空虛商貨之枯涸可推而知爲今之計政宜稍節入北



之銀以備逐歲之貲而盤纏公用不可減也譯員定額不可缺也無寧就其交貿之物換來實用之需則猶不失互市之本意矣惟是帽子一物最爲無用之費耗國漏財莫甚於此不可不急塞其孔也蓋帽子者經史之所不載天下之所未有而獨我國用之男子則冠上加冠已失禮意婦人則非笄非巾實爲無稽不過爲禦寒之資而已只爲禦寒豈無他物而何必遠求於異國乎中國則無所用之故遼商一肆聚毛打造專售我國坐收大利豈不爲華人之所笑乎一年帽價動費鉅萬以不訾之活貨易無用之毳物

甫經秋冬弊而投地今年如此明年如此山川之寶藏有限天下之氈毛無盡將何以繼之乎臣謂亟罷帽子之貿仍下國中之禁而入燕之包代貿有用之物如驟馬布絹之類則庶有補於利用厚生之具而日計不足歲計有餘矣至於帽稅之充補公用稍爲通變之端惟在廟堂之商確區劃耳

六曰肄華語夫漢人之語卽中華之正音也一自晉代以後五胡交亂方言屢變字音亦譌而猶可因其似而求其真矣我國之音最近於中國而羅麗以來旣無翻解之方每患通習之難矣惟我 世宗大王



王漢集 卷十九  
睿智出天獨運神機剏造訓民正音質諸華人曲盡  
微妙凡四方之言語萬竅之聲籟皆可形容於筆端  
雖街童巷婦亦能通曉開物成務之功可謂發前聖  
之未發而參天地之造化矣以此翻出漢音迎刃縷  
解於以諧字韻於以叶聲律故當時士大夫多通華  
語奉使迎詔之時不假譯舌酬答如響及至壬癸之  
際如乞靈卞誣國之大事多賴其力華語之不可不  
習也如此近世以來漢學之講便成文具能通句讀  
者絕少故使臣之與彼相對也耳褻而口噤片言單  
辭專仗象胥所謂象胥亦僅解街巷例話而已將何

以通情志而盡辨難乎今幸兩國交好使事無阻而  
設有奏請陳卞之事則恐無以責辦非細憂也至於  
蒙學一科徒擁虛名全不講習蒙之於我今雖不與  
通信而疆域甚邇兵馬最悍他日之事有未可料庸  
詎忽而不省乎臣謂董飭譯院嚴課諸學激勸有方  
從以賞罰期使通熟而朝士之被選漢學者亦宜申  
明科條專意肄習俾養專對之才焉噫天下之平久  
矣不幸值疆域多事冠蓋旁午國之輕重繫於辭命  
若不及此閒暇豫爲之備則將何以應卒乎語曰醫  
不儲藥無以治急病農不溉種無以食嘉實言物不



可不素具也又曰水則資車旱則資舟言事不可不早圖也為國之道亦如是矣今臣所陳俱是切近易知之事初非濶遠難行之法車制則故相臣金墉嘗陳使臣乘輜之弊請令乘車以寬駟騎之力斃法則故相臣李恒福盛稱城郭之制亦言燒造之易並載遺集先輩有識之論槩可見矣其餘一二通變之政亦非有拂於人情而實為民國經遠之謨伏乞 聖明恕其煩猥而留神澄省詢于卿士採而行之則庶有補於足國裕民之道矣臣無任屏營之至

論時弊疏

都憲時○丁未七月吏判擬薦時上教曰洪某癸卯一疏樹立卓然宜

可入薦卽是疏也

伏以臣猥叨言責之地幸逢求言之會知識淺短無以仰塞明旨向進一疏附陳目下憂憤之忱而適值事會忽遽畧舉梗槩未及罄論愚衷耿耿不能自己又此不避煩猥而痛陳之惟 聖明垂察焉臣聞制天下之變者莫如操其要防天下之患者莫如審其幾何謂操其要曰拔本而塞源也何謂審其幾曰防微而杜漸也嗚呼丙丁之際亂逾層生實是天下之大變也 殿下所以治之者不過黨羽而止枝葉而止根柢之鄭妻窩窟之龜柱猶復自如終未能拔本



而塞源故六七年來劇逾大憝接跡而起殆至式月  
斯生是治逾之道未得其要而然也既往之失已無  
及矣將來之戒不容少忽向當變亂之初人心驚憤  
莫不骨顫膽掉大聲疾言及至歲月稍久朝論習於  
姑息人情狃於見聞君讎國賊視若尋常臣竊憂之  
矣乃於經歲出疆之餘歸聞德相之逾節狼藉畢露  
而不加一訊自斃圓扉終追孥戮之典至於鄭妻則  
窮凶極妖亘古所無尚今假息共戴一天已不勝腐  
心痛骨而今乃不關金吾遽移鄉廬飲啄自在便同  
無故之人不測之憂難言之慮無所不至今日廷臣

固當碎首天陞沫血致討而竟無死爭之人間有寬  
緩之論回視數年以前風習言議迥然不同以致忠  
逆之疆界不明邪正之涇渭不分凶孽之徒尚稽典  
刑而釁累之蹤遽先甄敘由是之故時象日趨於混  
糅隄防漸至於泮渙君子無所恃而小人無所憚陰  
懷覬覦之類潛售嘗試之計而不知明日張膽防微  
杜漸或有扶邪之說徒增不逞之心噫覬覦之不已  
將有伺間而抵隙者矣抵隙之一入則國是安知不  
動搖而民彝幾何不斲晦一部明義將無可讀之地  
矣寧不凜然氣短哉此正國家安危消長之幾也紀



綱之頽弛風俗之壞敗公議之不張國威之不尊莫不由於此誠可爲太息而流涕者也夫以我 殿下聰明英毅高出百王學貫古今智周萬變慨然有陶鑄唐虞之志而光御七八年來治不從欲獨勞廈甍之上徒勤臨朝之歎凡我臣民之所仰望者舉切有君無臣之歎可勝惜哉然挽揅之道不在多言惟在操其要而審其幾明國是而定民志于以建表準於朝廷之上俾四方環視而莫之敢違焉執此之道堅如金石行此之道信如四時則國是大定而無撓攘之憂民志不二而絕覬覦之患矣此豈但今日之先

務也基命宥密長治久安之業自此始矣伏願 聖明遠覽獨斷雷奮風揮亟從三司之請先將元惡夫施王章其餘醜類併皆如法勘斷而凡於幾微消長之際必兢必慎則國家有磐泰之安臣民享和平之福矣豈不休哉臣無任屏營隕越之至

辭陞資憲拜工曹判書疏

甲辰

伏以天眷東方篤降休命乃於 先王流虹之節誕正 春宮明離之位我 殿下推發祥之源致報本之誠加上顯號於 三殿兩宮齋戒盛服躬奉瑤函孝思極揄揚之美禮儀盡嚴敬之體日辰清朗觀瞻



咸聳此實千古帝王之盛節萬世宗祊之洪運也和氣洋溢跋躐皆踊昨於闕宮大禮臣以昔日僚屬獲忝近侍之班猥廁執事之後私心愴幸有倍凡品不意同慶之恩並及罔功之身特賜臣一級旋授以資憲大夫工曹判書者臣恟怍震惕誠不知所措也夫宗廟之中以事爲榮奔走於奉璋之列周旋乎進冊之儀自是臣職之當然初無寸勞之可紀而乃於片時之間遽紆晉秩之寵賤分之兢愧已無可言而寧不大乖於明王嘖笑之節耶仍念臣跡本孤畸性又憊憤通籍三十餘年未效涓滴之報反陷泥

塗之中惟聖明拯拔之薰沐之復齒於任使之末恩除聯翩眷顧隆厚臣銘在心腑矢死圖報職無閒劇事無夷病惟思隨分而盡力未嘗飾讓而圖便庶聖鑑俯燭之矣顧茲九卿之職古稱槐棘之班望峻責鉅不比庶官固非循資積功之所可致豈宜用之爲酬勞之具况無可酬之勞者乎如是而上不難於輕授下不憚於冒承則名器於是乎益輕而朝廷於是乎不尊可不懼哉茲敢據實自列仰瀆崇聽伏乞聖明亟命收還臣新授職秩使爵賞無濫而私分獲安不勝幸甚



耳溪集卷十九 終

耳溪集卷二十目

疏劄

冬雷後應旨劄

辭弘文館提學疏

辭吏曹判書疏

都政後乞免吏判疏

辭吏曹判書疏

辭吏曹判書疏

請前正言柳星漢明正典刑疏

請寢唐錢貿來疏



辭大提學疏

再疏

三疏

乞骸疏

辭藝文館提學疏

辭大提學疏

再辭文衡仍請乞骸疏

辭吏曹判書疏

辭陞輔國疏

進興王肇乘劄

耳溪集卷二十

疏劄

冬雷後應旨劄

乙巳都憲時

伏以昨夜殷殷之響其動甚微近侍不及聞雲臺未  
有報而獨徹於鞋續之聰惕然戒懼誕發綸音隱憂  
長慮丁寧諄懇至於貶損常膳仰答仁譴臣奉讀未  
半不覺竦然而欽歎也夫明王之事天如孝子之事  
親必也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今 殿下至誠對越無  
時或間乃於中夜淵蛸之際獨察依微之響羣工聾  
啞之時先下警省之音真是一念之召景雲三言之



徙災星也推是而應之何沴不消何亂不弭乎然天  
人之際似遠而至邇感通之妙雖微而極顯相與向  
背之機不必遠求玄宥惟從人事焉徵之顧今主  
威不立而國勢日孤義理不明而亂逆肆行嗚呼此  
何等時也而惟至尊獨憂於上耳曾無一人赤心  
憂國沫血致死以效轉危扶顛之策上自廊廟下至  
具位惟以避事爲長技免責爲得計識者之寒心厥  
惟久矣噫殿下之自期何如臣民之想望何如縱  
不能致朞月三年之功奈何十載之間所成就者未  
有卓然可觀而只見亂逆之縱橫而已寧可不痛哭

而流涕哉苟求其故亦未可專責於下臣請冒死而  
陳之夫制治之道莫先於立規模興化之本莫要於  
明好惡規模立然後紀綱張好惡明然後人心正試  
以治逆一事言之昨秋劇逆乃是千古所無之變則  
此正上下大小崩心痛髓大振作大警動之時而設  
鞫不過半日肆市但止一身盤覈不及於徒黨收拏  
只舉於編配事過之後旋即帖然政注之間反撓隄  
防章疏之上敢售嘗試兆象彰露人心解惑大臣以  
下始有請對之舉則聖上於是慨然旣責羣下之  
不誠仍有自今以後斬釘截鐵之教登筵諸臣莫



不訟罪而莊誦畢竟準請只是陽澤之追奪而已所謂適雲之律名雖按例實未夫施不逞之徒安得不窺朝廷之淺深乎故其爲計益急肆毒愈凶乃有今春逾堞之變矣此又懲荆之一大機而及其治獄之際全無鈎覈之方惟恐蔓延之廣罪人欲吐而反噤獄官將問而還掩惟彼稱兵之賊豈是一二人之獨辦而伏法只是數賊鞫庭更無新啓以至財貨之窩主反勘知情聚議之居停初不發捕此有鞫獄以來所未聞者也寧不痛哉至於英材斗恒不但爲應坐之賊也一家之內又出斗恭則凶言之傳授不問可

知而終靳訊鞫之請今又有逾儻家屬鳴冤之舉凶徒跳跟之漸於此可推而伏見煦濡釀禍其兆已綻之教惟 殿下固已默悟而明燭之向使誅討之典克嚴於乙丙之後則豈有昨秋之變苟嚴於昨秋之後則安有今春之變乎惟是斬釘截鐵一句實爲對症之良劑而 殿下旣明詔之猶未踐焉羣下何所適從而人心何以底定乎臣愚死罪 殿下每以鎮安感化爲恩而不思生道殺人之仁以包荒藏疾爲德而不務旌別淑慝之義所以規模未立而好惡不明變怪百出莫可救藥也噫是月卽陽氣始藏之



五溪集 卷二十一  
節昨日乃討逾設科之期也乃於此夜仁天示警聲  
微而不著者若曰刑政當嚴而反弛也陽藏而旋發  
者若曰禍患方伏而將露也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  
昭可不畏哉外此時政之得失固不可一二數而只  
言乎紀綱則將臣登筵專昧敬謹之禮相臣承命俱  
有逡巡之舉將何以尊國體而董百僚乎事雖已往  
臣竊慨惜伏乞 聖明追既往之失戒方來之憂先  
循輿議亟允諸啓克念修省之方深察治忽之幾以  
勵羣工以答天誡臣於昨日身在試院不敢隨衆論  
列而愚衷耿耿義難終默茲於赴場之路畧貢憂愛

之忱惟 聖明澄省焉取進止

答曰省劄具悉煦濡二字卿必錯認看今日廷臣無  
不在煦濡中其漸滋至於不怕天不怕地非人非鬼  
此予所大懼者也附陳事寧或逡巡俱適有所慎大  
臣聞此必當不安卿言未知爲是筵臣無敬謹之容  
誠爲目下痼癘如卿等在風憲之任不能隨事規警  
之致過境說話無補於已然卿等此後益加淬勵可  
也

辭弘文館提學疏 丁未

伏以臣本以僇廢之蹤偏蒙生成之澤拯拔於坑窞



之中薰沐於滓穢之餘復收簪履之舊俾廁冠紳之列恩至渥矣德至厚也赴蹈磨放將何以仰酬萬一而又於數年之間屢加遷擢居然齒卿月之峻未有銖絲之報徒勤陶甄之化感結憂畏怵然不寧惟思殫竭於筋力之勞奔走於冗散之地爲區區自效之圖至於一切清塗華貫不但力分之所不堪實是夢想之所未到乃者忽伏奉除旨以臣爲弘文館提學者臣於是震驚兢慄若無所容夫以不稱之才遽叨非分之寵顏先駢而背自汗誠不知官名之爲榮也惟是職也主貢舉則作成乎人才掌詞命則潤色乎

皇猷治化仰贊於菁莪撰述或被於金石從古膺是選者苟非宿儒鴻匠莫敢居之方當 聖化休明文運天啓制作侔商周絲綸合典謨四方風動羣彥霧列此時詞垣之任尤宜峻簡念臣少孤失學才又凡魯徒事章句之末粗習功令之業特一尋摘之學究耳况今年衰氣耗舊學荒落譬如潢潦之流已竭於朝夕榆枋之飛不及於尋丈藉令抖擻旣弊之精塗飾至短之技將焉用之夫朝廷官人非苟榮其身將以善其事也今乃使倥侗蹇拙之才畀以黼黻華藻之責得不貽詞林之羞累右文之治乎循顧其中無



耳溪集 卷二十一  
以藉手進身者召牌之下冒犯違傲慢命之罪實無  
所逃且念臣跡既單畸性又蠢疎向來冥擿之行自  
取顛躓之災每一念之餘愕在中從此自矢於心避  
清要如機弄視聲利如疾疾今若饕榮慕寵冒進不  
止則早晚狼狽必無幸耳寧不慄然寒心哉噫官銜  
愈華而祗添過分之懼 聖眷益隆而反犯辜恩之  
罪伏地隕越惟俟重勘敢暴肝隔之懇仰瀆崇高之  
聽伏乞 聖慈俯察情實亟命收還新授文苑之任  
以重公器仍治臣逋慢之罪以勵羣工不勝大願  
答曰省疏具悉夙有聲價可喜得人卿其勿辭行公

辭吏曹判書疏 已酉

伏以天啓 聖衷 園寢改營 孝思上格吉岡載  
卜邦籙占靈長之運神人均忭祝之情臣以昔年僚  
屬及覩盛禮而身係憂服跡阻班行受衰於廡衛之  
外展哀於松杉之下愴幸交集有倍他人仍伏念臣  
獲戾神天移禍偏母頑命苟延人理都絕居然三霜  
倏閱萬念俱灰乃於外除之初遽蒙收錄之恩京尹  
之命籌堂之差並下於數日之間新榮雖極無地報  
喜餘哀未盡觸處生感手擎除書瞻天拜稽不覺清  
淚之盈襟也又於中月未終之際忽地除命有隕自



王溪集 卷二十一  
天以臣爲吏曹判書者臣尤驚惶震懍不省措躬之所也噫此生服勤之地惟在移孝三年不呼之餘常切戀結豈不思顛倒趨承瞻望耿光而孤露餘喘永斷奉檄之所苦塊殘骸實無彈冠之念伏况是職卽古之冢宰權衡人物激揚流品責任之重地望之隆最稱一代之峻選則固非如臣等輩所可擬議而念臣家本寒素跡又單畸通籍近四十年墻壁無倚孤立獨行伏蒙我 聖上特達之眷罔極之恩拯救於九死之中簡拔於衆棄之餘一資半階皆出造化陶甄成就獨偏一物居然廁卿月之列隆恩厚澤天地

莫量磨放糜粉報答無階慄慄憂懼如履淵冰今茲誤恩又何爲而及於臣也自顧疎鈍之性專昧俯仰憂蟄之餘便成聾瞽陳力就列若隔前生閒官漫職亦難強策弱力重擔理必顛沛匪分濫竽有辱名器又况見職廟剡之時揆論歧貳遂未完薦則可見公議之未允故向時同擬之人舉皆以此引義得蒙曲諒之恩臣之去就尤無可論恩眷彌隆稱塞無望廉防至重轉動無路茲敢疾聲哀籲於慈覆之下伏乞天地父母察臣悲苦之情深推體諒之仁將臣新授銓任亟賜鑄免以重公器以安賤分不勝萬幸



都政後乞免吏判疏 庚戌

伏以臣以萬萬無似之品叨萬萬不稱之任屢違嚴  
召而未蒙勘瀝陳情懇而不獲命怵畏義分感激  
恩諭終至黽勉承膺盲行大政自知不堪人謂斯何  
加以知見寡陋格例疎闇政注之間瘡疣疊出仰煩  
誨責隨加指導塗抹句當得免大何莫非仁天庇覆  
之恩慈父牖詔之私感戴銘鏤有淚盈眶區區圖報  
之誠豈不思生死向前而第伏念銓官之於大政視  
以瓜限故政畢之後卽徹辭單者可見法意之有在  
而三度加由之恩遽出格外臣誠愕然失圖罔知攸

措噫今臣乞解非出於尋常例套誠有斷斷不可仍  
據者蓋當初未完之薦有違常格向者前望之授便  
同特簡則雖緣承乏副急終當一伸廉義與臣同薦  
之人舉皆卽蒙恩遞則臣於竣事之後尤不容固有  
而久蹲此其當解者一也念臣愚鈍之性素昧物情  
屏蠶之餘不嫻政格向來奏對之支蔓自速揆地之  
規責今番排比之失倫又致銓法之問備始則因陳  
暴事實反涉煩屑終雖緣當擬乏人未暇揀擇而生  
疎之失無以自解昏憤之狀卽此可見其外許多政  
望未必盡愜公議此其當解者二也孤畸之蹤根植



既弱冗散之材望實素輕固不足以彈壓庶官權衡  
人物而睢盱之場衆目攸屬取舍之際羣情難平臣  
何以擔負是任對揚休命乎此其當解者三也犬馬  
之齒已迫衰頹苦塊之喘神精都脫知舊名字或至  
遺忘朝廷事例全未省記至於筋力奔走之事亦無  
以隨衆就列似此貌狀雖在閒官漫職猶恐其不逮  
况於銓選之重責之以較長短於樞闈適低昂於秤  
錘乎此其當解者四也况以目下之私言之則自承  
新命晨夜奔奏強策衰骸忍痛耐癢屈指計日挨過  
政期矣及退私次積崇始發百疾交攻四到不省外

則頭疼眼眩內則咳喘痞滯當食而不能下咽欲起  
而不能運步貼身床茲神識全迷種種症形不敢煩  
縷而時月之內實無蠢動之望政曹非養病之坊重  
任非素餐之地一日虛糜如添一病惶蹙戰悶寤寐  
不寧茲敢伏枕倩草疾聲哀籲伏乞天地父母察臣  
肝肺之懇矜臣疾病之狀亟命解臣銓任以卒生成  
之澤不勝萬幸

辭吏曹判書疏

伏以皇天眷佑 祖宗垂隲錫以祚胤篤生 元嗣  
乃在先聖降世之年 慈宮千秋之日百祥效靈四



重騰謠丕號早建國本大定億萬年無疆之錄自此  
基矣臣於親臨受賀之日獲廁侍衛之列共獻蹈  
抃之祝榮慶之忱曷有其極仍伏念臣向叨銓部奉  
職無狀自速人言聲罪至嚴伏蒙聖度涵貸不加  
之罪詞垣理官寵除聯翩臣於是感激惶實無地自  
容始則引義獲遞終焉因事暫膺有愧廉義方切慙  
蹙乃於千萬意外又伏承天官除命臣實愕然失圖  
莫省所以也噫債敗之地覆轍不遠彈射之餘曲木  
猶驚臣之處義不待臣自言而卽通朝之所共諒抑  
淵鑑之所俯燭也夫朝紳之被論者前後何限而各

以輕重淺深爲之進退焉今之論臣者一則曰薦望  
之不叶也一則曰政注之駭惋也一則曰通清之放  
恣也有一於此猶是政官難冒難貫之重案况兼此  
三者而擬之以刊削之律乎以若罪名未蒙勘處雖  
在他官猶不宜揚揚束帶况於見職尤何敢唐突抗  
顏以益無忌憚之罪乎夫有國所重先張四維明主  
使下必重大防臣之去就不獨爲一身之私也抑臣  
之區區私情實有所萬萬危艱者豈可不仰首嗚呼  
於孔邇之天乎臣以至畸之蹤至鈍之姿孑然無朋  
冥然獨行譬如孤帆短楫遽抗無涯之津一遇驚濤



不碎則整理必無幸臣自受重任以來咎悔層積孤  
負實多微我 聖上曲加庇覆何以獲免大戾而今  
乃不欲終棄復畀已償之地俾贖既往之愆臣豈不  
知仰感知眷俯思報效而乍涉迷津已遭傾敗今又  
褰裳而赴之必至滅頂而後已當此之時雖以我  
聖上至仁至慈將何施拯救之恩乎情窮勢急跼蹐  
靡措嚴召之下冒犯違傲茲敢疾聲哀籲於仁覆之  
下伏乞天地父母俯察危苦之情特垂全保之恩將  
臣新授銓任亟命刊改以靖私義以伸臺議不勝萬  
幸

答曰省疏具悉督出近於迫束重任亦難輕遞卿其  
勿辭入來開政

辭吏曹判書疏 辛亥

伏以三陽載回於泰階尺衣漸長於震邸周雅九如  
之頌漢宮四重之謠一時並奏八域同抃而 廟宮  
展禮太社祈年 聖孝克伸於奉先至誠昭格於敬  
天臣民攢頌曷有其極仍伏念臣於昨日適登泮製  
叅試之筵忽伏奉銓部復授之命咫尺前席 恩諭  
鄭重臣驚惶懍悸措躬無地乃於罷退之後敢犯違  
傲之罪通宵繞壁茫然不知爲計也夫天官重任銓



王漢集 卷二十一  
衡要地也自古名碩之受此職者無不逡巡退讓不敢久居况臣門寒而跡孤才疎而望輕初無尺寸之藉又茂絲粟之補而偏蒙特達之眷濫致非分之職從前屢試上不能對揚賦化下不能稱愜物情既積僨誤之罪竟速彈射之來倘微我 聖上天地包容之量父母慈覆之恩臣何以得免坑塹乎向來黽勉再膺實出感激洪造而每一追省愧悔靡及前冬恩遞之後竊自謂駑力既竭驢技已殫庶得優遊散地隨分自効豈意惟簡之命復及茂效之身哉噫臣之叨是任也以歲計則不過期月有餘而除命之辱今

至四遭矣乍解旋授有若非臣莫可者然區區不稱之實固無論已堂堂清朝才彥林立其難之任偏屬於匪人豈不貽四方之譏而累則哲之明乎臣所以怵然戰懼若涉迷津不獨爲居寵利之憂招負乘之灾而已反復揣量末由承當茲敢隨牌祇詣冒控危懇伏乞 聖慈俯賜憫念亟命鑄改新授銓銜俾得避遠名利退守本分以卒終始生成之澤不勝大願請前正言柳星漢明正典刑疏 壬子

伏以嗚呼亂賊何代無之而豈有外托匡救之名陰售構誣之計如星漢者乎人臣進言或有指陳袞闕



刺口極論者而安有追提不敢言之地仰憾不忍聞之心如星漢者乎此實王法之所必誅神人之所共憖而乃 殿下過加涵容既惜其官名反諉以鄉閭三司論之而不從大臣言之而不從以至白首耆臣聯章致討而既示嘉獎終靳允俞噫嘻 殿下何有於么麼一凶醜而待之以諫官恕之以一笑臣竊爲之愕然失圖繼之以憂慨也槩其凶疏上欵專事閃倏隱映外面驟看有難領會而及至下欵架虛鑿空指無爲有之語始覺其一篇旨意精神專出於上犯莫重之地仍遂誣 聖之計至凶至僭如見肺肝噫

嘻此輩伎倆夫豈一朝夕之故哉粵自戊己以來講張醞釀危動國本無所不至思之痛心尙何忍言而逮于乙丙護法相傳一串貫來變亂層生殆無虛歲而惟其鋤治不嚴手段益熟眼無君父公肆詆誣如彼星漢之類乃敢騰諸章奏畧無忌憚寧不痛哉嗚呼我 聖上至德盛節在於不邇聲色不事游衍而至若法講之罕御非由典學之不懋蓋有苦心至痛羣下孰不默揣而隱傷也然聰明洞貫乎今古造次不離乎方冊固不待於仰勉矣彼星漢者久在簪紳之列亦有鼎鑄之耳寧有不知之理而始作然疑之



語終肆悖慢之口此乃於敵以下所不敢加者古今  
天下寧有是耶槩聞其對人之語答人之書凶言悖  
說百倍於疏辭少無顧忌怵畏之意云其平日之臆  
肚獍腸尤爲彰露此豈由鄉閭而然哉豈可付諸一  
笑而止哉論其唱出無根之說上逼至敬之地其罪  
不獨止於誣 聖躬則 殿下雖欲寬之而其奈國  
人之所共討 宗社之所必誅何哉臣跡縻外藩不  
得與於聲討之列忠憤所激誓不與此賊俱生安得  
恬然坐視不効春秋人得誅之義乎抑臣於此別有  
所痛寃者臣卽舊日宮僚也首尾四載五入雷肆胄

筵兩講未嘗間斷而尙記丙子春臣在春坊今判書  
臣鄭景淳伴直桂坊矣一日 先大王親臨時敏堂  
命侍坐進講臣與景淳挾綱目登筵時值夕曛未及  
舉燭而 先世子開卷講讀英音洪暢 先大王以  
通熟無滯大加嘉悅暨臣等亦承恩獎居然四十星  
霜若隔前生當時僚屬存者無幾追念往事每切傷  
痛忽於今日乃聞凶書闖發將以掩翳 睿德疑眩  
羣聽老而不死忍見此事恨未手磔口嚙以洩此憤  
景淳身居散銜尙能慷慨叫闈則臣何獨默然而已  
乎茲敢沫血緘辭隨啓封章伏乞 聖明俯察危衷



廓揮明斷亟將星漢快允羣請以正倫綱以戢亂賊  
焉臣無任痛冤懇禱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見卿疏辭予雖無以爲心重臣疏批  
已言之矣

請寢唐錢貿來疏

伏以臣卽伏見朝紙因司譯院草記今此節使之行  
以貿來唐錢事往復廟堂將有撰咨入送之舉臣竊  
以爲不可也夫錢者有國之寶源生民之命脉上操  
其權而下受其利旣不可以假人亦不可求假於人  
也蓋自黃帝肇制錢幣太公乃造九府以權輕重而

三代不同制漢唐以來開國改號輒鑄新幣以變一  
代之耳目以收四方之利權其爲有國之所重如此  
故域外諸國各用其國之貨如龜貝刀皮之類用作  
國信以便民俗不相通用也惟我東方則箕氏之世  
已有古錢而麗朝則皆用銀瓶或鑄鐵錢蓋由地無  
銅產而麗之與元衣服官職事同一家亦未嘗借用  
唐錢可見形格而勢拘也逮我 聖祖朝稽古定制  
始鑄銅錢國用以裕民受其利行之百餘年上下便  
之而第以倭銅價高鼓鑄費多故錢荒比甚銀產又  
縮以致商譯之失業有此通變之策然唐錢一事蓋



自先朝晚年已有此議而朝論之不咸誠有所據夫我國所用通寶自是一王之制如衣冠物采各有典章不可與他國相混也議者雖謂地近燕遼便同內服錢幣通用似無不可云而第念疆域既分名制各殊防限一壞奸弊百出矣此其不可一也我國雖曰偏壤地方數千里負山環海號稱強國兼水陸之饒擅銀鐵之利雖使不通他國苟得理財之方國用不患不足又何必借貨於中國乎今若請錢以資國用則既示人以貧弱將窺我之淺深此其不可二也試以利害言之今之譯舌輩慣見唐錢之徧滿街巷

便同瓦石交易之價輒售倍蓰故謂以持少易多可博什五之利彼若覺其然也漸減其估俾與相當則利權歸於異域操縱在於他手不出數年將無所利矣且西邊之民見其目前厚利爭以銀蓼紬布等物冒禁潛越換來唐錢譬如川決駟奔莫可防遏則域中百需皆渡鴨水而民用日乏國計日耗將何以善其後耶此其不可三也以此三不可而只爲使行充包之利遽翔前代未有之舉以啓日後無窮之弊寧不重且難哉然臣嘗見大清會典有銅鐵不許外國之文則况以寶局鑄成之幣輕開尾閭之洩一任其



有出無入耶區區愚意今雖咨請恐致見格則其於國體何如也尤不可不慎也臣職是外藩不宜與論朝議而地居西門事關邊政目見民國利害不敢不言伏乞 聖明恕其愚妄而留神裁處焉

答曰省疏具悉唐錢通用事不待卿三不可之說而既料其未必十分無弊然貨泉云者周通無停碍之謂也通其路循物情也救其弊適時宜也許之欲其試可已之亦當在一號令間事而卿之有懷卽陳殊可嘉也

辭大提學疏

癸丑

伏以臣聞有國之所重莫先於文教而文教之污隆實係於得人故我朝之設官命職最峻文任之選文任之中尤以提衡爲重歷數掌故可按而稽也今茲新命胡爲而及於臣也夫是職也旣秉文柄又兼學政掌詞命則古之大學士也主科試則古之知貢舉也典成均則乃虞廷教胄子之任也以一官而并數器之重故朝廷之推薦至慎且難前輩之居此任者必須一代之宿儒鴻匠苟不得其人文風以之不競士趨靡所取準顧其關係爲如何哉念臣才本鈍滯學又倥侗偏沐陶甄之澤猥躋清顯之列而會長國



子則未贊作興之盛近齒館閣則全無藻識之稱加以年衰而筆退精耗而思涸凡於代撰之詞事大之文皆不猶人心嘗慙蹙恐招四方之譏而况進於此者乎伏惟我 聖上學貫千古文致太平囿一世於菁莪之化育羣英於圖書之府俊乂雲興聲明日章端宜登崇魁彥賁飾鴻猷以致郁郁之美肆 臨御近二十載授是任者屢數人而止豈意如臣等輩濫廁於其間哉况今天休滋至慶禮將舉上以掄揚盛烈下以播告多方其責至嚴且重專付於掌誥之手臣是何人敢當斯任一自受命以來震悸縮伏恭俟

公議虛糜屢日尤增惶悶茲敢冒入文字仰暴衷情伏乞 聖明深惟國家設官之重俯察微臣不稱之實亟解臣新授文衡之任回授望實俱著之人以幸國事不勝大願

答曰省疏具悉取卿文體之典實卿其勿辭行公

再疏

伏以臣猥叨匪分之職仰暴不稱之實冒瀆崇嚴冀蒙體諒及伏承 批旨不惟不賜俞可乃反紆之以華獎 恩言鄭重非臣淺陋所敢當者惶惑顙汗靡所措躬夫人臣之受任也必量已而後進身度力而



後承事不然則玷名器而瘵職務終歸於自欺辜恩之科可不懼哉臣於前疏時戰掉蒼黃不能罄布情曲又敢仰首而自列惟 聖明垂察焉噫臣生逢熙明之世幸蒙特達之知致身崇顯策名華貫斯乃人臣之至榮大願豈不思砥礪鹵鈍仰效尺寸之報而竊伏覩我 聖上聰明首出跨越前代制作侔典謨文章象雲漢貫穿六藝蒐羅百氏朝野風動髦俊星馳凡有曲技小知靡不彈冠跂踵咸沐陶成之化並趨器使之列當此之時如臣蹇拙衰退者何敢裒然居主文盟之地與議於黼黻笙鏞之治耶譬如繩散

木而備廣廈之材策駑蹄而齒文駟之閑不折則蹶勢所必至臣何足言有累 聖簡此臣之不敢當者一也夫文衡之職將以正文體將以作人才其責誠重矣顧今俗尚漸卑士趨不高率多操觚數墨之輩尠有學古通經之人厭常好新捨質鬪奇文氣傷於纖弱聲調近於輕浮不足以仰稱鴻龐之化此 聖上之所嘗深慨而明教者如臣才疎而望輕者將何以振勵挽回導而致於淳古之盛耶居其官而墮其職竊其名而喪其實將焉用之此臣之不敢當者二也且念臣家本寒素跡又嶽崎立朝處世孤立冥



王溪集 卷二十一  
行自取顛躓念絕進取伏蒙天地父母拔之於深坑之中收之於衆棄之餘躡級超階踐華躋要居然厠上卿之峻莫非造化之成就而重以兄弟叔姪並處邇列門闈太盛涯分過溢恒思斂避榮塗優遊散地于以歌詠 聖澤矣豈料誤恩又至於此直欲循墻而不可得也器滿則必欹擔重則必仆寧不愾然此臣之不敢當者三也以 聖上責實之明體下之仁不待臣言之畢而必有以處之矣至於文苑故事若是同點則例當隨品定次而資級失序猥蒙恩點亦添難進之一端茲敢疾聲申籲於仁覆之下伏乞

聖慈俯賜矜察亟命收還新授職名以重名器以安賤分不勝萬幸

答曰省疏具悉文苑故事同點則循資書之今番圈單倒次蓋緣都堂之未及照檢待卿出肅欲令釐正於掌攷矣卿疏引以爲難冒之端者非過語百年舊規豈可以一時不察爲後進認以爲然之資乎傳心之錄謄圈之冊俾各從座日列書卿其勿辭行公傳曰今番文衡圈事都堂之未及照檢有三焉點爻之每人各書此一也此則雖已傳諭於領相使之改書而同點倒次似以草單之如許爲說此有不然都



王澐集 卷二十一  
堂之圈異於文衡之叅圈未嘗有準點次點區別之例此二也此則欲待文衡出肅後釐正矣更思都堂事都堂當釐正矣從座目更書之意傳于領相以凡受薦之圈坐賓廳先爲稟啓既完之後又當措語書入而今番不爲此亦不察此三也以此傳教載之政府文苑謄錄俾後人知舊例

三疏

伏以臣敢將職名不稱之實兼附格例難冒之義再貢衷懇顛俟矜允及伏承 聖批不許鑄改乃以圈單倒次歸之都堂之失檢反覆諭解開臣進身之路

臣於是感激省悟不敢以此引義而念臣受恩最深與天無極陶鑄生成身非已有由是之故凡有除命雖係清華之銜要膺之職未敢力辭黽勉承膺者蓋以志切報効不暇他顧也且以近日所被恩數言之以臣先祖文敬公臣履祥名德素著節惠未加曠感於百年之後施恩於九世之裔錫以美諡侑以 親誅風聲所及瞻聆咸聳臣之闔族榮感尤當如何乃於此際遽叨非分之職承藉餘庥偏被隆渥區區銜結之心寧緩叩謝之義而第此職名非敢以榮其身將有以稱其職則揣分量能萬無堪承之望噫凡百



有位豈無重任而猶可竭其心思効其才力至於文苑之任苟其中無素蓄非可以致飾於外也非可以求助於人也矢口而妍媸自呈下筆而巧拙立見智者無以自揜强者不得力取也况乎掌代撰之重任造士之責一有僨誤不但上累於 聖治亦將貽譏於來世豈可以懷恩怵分昧然輕進一出之後將如之何至若神精凋耗舊識荒落之狀有不敢猥煩而情窮辭竭猶復鳴號至再至三而不知止焉乃茲天牌儼臨而不敢進身冒犯違傲恭俟嚴譴伏乞 聖慈察臣前後陳暴之辭非出例讓亟命解臣三館之

任毋令公器由臣而益輕文教由臣而不振不勝萬幸

乞骸疏

伏以臣之事我 殿下外托君臣之義內結父子之恩陶鎔於造化之中生成於慈覆之下山海不足以喻其高深糜粉不足以稱其酬報身非已有何敢言私而竊伏念上天至尊而有欲必從君父至嚴而有情必達臣有至切之懇至苦之情亦何敢自阻於天地父母之前而不爲仰首鳴號乎噫臣本素門孤植薄材凡品遭逢 先大王盛際久處近密濫厠宰列



冥行迷塗自取顛沛伏蒙我 聖上特達之知非常之恩拔之坑窞之中置之任使之列華貫膺仕幾乎徧歷十餘年之間遽躋上卿之峻實非臣夢想所及而加以臣弟繼登珥金臣弟之子又玷簪筆榮耀已極憂畏方深不意今者癡兒又竊科名一門四人並揚明廷環顧同朝殆尠倫比天道虧盈物理戒滿不觸人猜必有鬼伺怵然驚惶罔知攸屆惟有一事可尋全保之路茲敢疾聲而冒籲焉夫人臣立朝厥有大防七十致事著爲常經臣於昨歲犬馬之齒始滿七旬宜卽引年乞休而自念一身偏被大恩天地無

極塵露莫效便訣明時昔人所歎情有所未忍口有所不敢遲徊躡嚙耿耿如結矣乃今門戶轉益盈滿小器易溢眇福難持乘盛不返道家深忌知進不退大易炯戒若又眷係恩遇不卽引去不但鐘漏不止見譏識者其奈不虞之災理所難追臣亦無以爲計雖以 聖明之至仁大德將何以曲爲之地耶情急勢窮言至於此亦云憾矣伏乞 聖慈俯垂矜念先將臣三館金吾之任亟行鑄免仍許乞身之請特施賜骸之恩則君臣之間旣得進禮退義之美朝廷之上庶彰樹風勵耻之化而臣亦得以優游晚景歌詠



聖澤瞻依輦轂時奉朝請以効不報之報則終始生成之澤隕結是期矣臣無任兢悚祈祝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年雖屆於懸車力猶足以聽漏所請不允勿辭行公

辭藝文館提學疏

戊午

伏以臣一病沉淹居然三載飾巾須符人事都絕近幸始尋生路而神精耗脫行步蹢躅非復陽界人物臣既自甘於癯廢世亦不問其生死蹤跡久斷於周行姓名不登於朝紙不意藝苑除命忽下於伏枕呻嚙之中臣於是感激踧踖有淚盈眶不知何以得此

也臣病既貞痼情又艱疏譬如陳朽之材無當於藥籠蹇退之蹄不任於鞭策合作明時之棄物矣豈可彈冠於塵篋之中曳履於花輓之班乎至若見叨之職又有公格之有拘者蓋曾經文衡者不得行提學之任其來已久便成故事故昔在肅廟朝故重臣金鎮圭既經文衡之後不復行公於提學粵我英廟朝故相臣李宜顯適帶弘文提學而以前文衡當新薦之時引義不進大臣啓遞然後始爲行圈其後故重臣徐命膺故相臣李福源亦皆援例引義得蒙體諒間雖有一二行公之人而或因副急而乍膺非



耳溪集 卷二十一  
謂當然而可常也今豈可循暫有之例而破永久之  
格乎臣於前冬伏奉見職特授之命而未敢出膺旋  
蒙許解之恩今日去就宜無異同且於向政弘提之  
差出也銓曹啓辭謂無無故之人只以二望擬入則  
如臣者不足備數於前望其意可見臣之不可冒進  
也於是決矣噫臣逃違文陛常切戀結之忱屢辱甄  
收寧緩叩謝之義而以病勢則無望趨走也以公格  
則不宜破壞也以情跡則不容冒沒也茲敢力疾構  
辭哀籲於慈覆之下伏乞 聖慈俯賜矜察亟命鑄  
改新授之銜以存官方以安私分不勝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曾經文衡者於文任雖有一二辭遞  
之人續典中昭載通擬之語此非金石之典乎至於  
昨云無人翌又備望顛倒之責在於銓臣卿其勿辭  
行公

辭大提學疏

伏以誕聖之舊甲載回謁 陵之孝思克伸日辰清  
朗鑾蹕穩旋臣民慶忭大小惟均仍伏念臣病絕人  
事跡斷周行尋常官職尙難盡力况於文任之清且  
要尤無以彈冠於久蟄之餘抗顏於衆笑之中而千  
萬不意伏蒙我 聖上特記文苑之舊物使之遵故



事而舉新薦乃有宣召之命顧臣情危病痼實難承當屢違天牌猥控疏懇而適值拜 陵之吉日已迫戒蹕之更漏方催咫尺禁扃促教踵下先降開釋之批申以責諭之音公卿咸筮張燭待時區區迷執不敢膠守不得不扶曳趨造按例書進廉稜盡壞面目無顯然竊自謂舉人自代職事已了從今以往庶可退尋初服永作閒蹤矣乃於夢想之外恩點遽下於賤名臣誠恟怛慙蹙不自定且念是職曾經復授者前後非一而多因儲望乏人事會急遽必付熟手而責成顧今館閣之中才彥林立而如臣者望實素

淺齒髮盡銷牛力已殫於服犁驢跡都忘於循磨不堪爲清朝之用而兼以數年以來閱歷夷險虛舟自觸於駭浪飄瓦屢驚於無心殘骸短景視蔭愒日理合歛跡塞兌相忘於江湖豈宜褰裳濡足復涉要津以招饜榮沒廉之譏乎伏况堂錄有命卽當舉行而此乃有國之大政人物之峻選以臣疎短之性素蔑於鑑識昏耗之精無望於甄別將何以允愜羣情仰稱明旨耶左右揣量尤難堪承屢違召命采增死罪茲敢冒陳情懇仰瀆崇嚴伏乞 聖明亟命鑄臣三館之任移授一代之望以幸國事仍治臣逋慢之罪



王漢集 卷二十一  
以警具僚不勝萬幸

再辭文衡仍請乞骸疏 已未

伏以臣犬馬之齒遠過懸車之限居然六歲矣屢控引年之懇終靳賜骸之恩而名雖係於朝籍身既廁於耆社不縻要劇之任稍免奔走之勞矣乃自昨秋以後復叨文苑之職王言代撰之重多士考試之役一埤專責以此摧朽之質荒落之識驅策應副軋乎難哉譬如扣破鐘而求音駕斷轅而服重其奈僨國事何哉加以今春乖氣肆行如經一劫始雖幸免重罹而暗觸潛傷百症交侵真元耗脫落下數層最是

頑痰流注或入肢體或冒喉膈行步牽掣飲啖痞滯以此病形無望陳力節製泮試輒敢懸病屢勤改點伏枕惶恐無地措躬間或一番強赴而歸輒暈倒諸症益添身不離於枕席行輒恃於扶擁已成癯廢之物難責平人之事殘骸吳景理無足恠而惟此所帶之任有異冗散之職曠久虛縻如負大戾仍念臣門戶盈盛爵祿僥濫每一循省慄然不寧而退巽不得尙此遲徊乃者臣弟又蒙特恩擢秩正卿兄弟並躋八座近或有之皆因勞績茂著才望允叶而當之者猶復踧踖聞之者爲之歆聳顧此寒素之門緜薄之



五溪集 卷二十一  
材其何敢恬若固有乎如臣老廢者理當斂跡知止  
退守本分庶免人鬼之責可保桑榆之景矣噫臣之  
立朝今已四十有八年遭遇 聖明偏被隆渥頂踵  
皆恩絲毫莫報豈敢圖占便宜忍訣明時而器滿必  
歛已犯前哲之炯戒鐘鳴不休將招有識之竊笑况  
且偃僂之行或露於文陛之嚴蹕跚之步莫掩於輿  
僮之目堂堂之朝濟濟之班安容此忘廉耐耻之一  
賤夫乎茲敢披瀝肝膈仰訴於仁覆之天伏乞 聖  
慈念重任之不容久瘵軫老病之無以自力亟命解  
臣三館諸任仍許乞身之請俾得優游晚景歌詠

聖澤以存禮防以靖私分不勝萬幸

答曰省疏具悉精力尙強所請不允

辭吏曹判書疏

伏以臣猥以癯病之身忽叨非分之職屢違天牌合  
被邦憲伏蒙我 聖上愍其老朽曲垂寬服始則薄  
暮而輟召終又賜暇而調息軫恤之私優禮之寵實  
非賤臣所敢當者義當扶曳病軀趨謝恩命而奈此  
賤疾沉淹末由蠢動由限既過又敢違傲適值齋日  
已迫於輟朝 孝思方專於孺慕責諭荐下控辭不  
得遂未免擔昇進身暫赴政席自顧初心有覲面目



耳溪集 卷二十一  
繼因禱祀禮殷撰辭體重黽勉趨詣再度副急而乃以縣綴之氣枯涸之思盲炎勞動諸症越加阿睹殆不辨物暴下至於數次痰咳喘息飲啖全却召醫問藥負席叫苦似此病狀已無陳力之望虛糜重任又添一病伏枕惶隘罔知攸措伏念上天至仁微物咸遂太陽高懸容光必照如臣切急之情必辭之義何敢自阻於慈覆之下乎噫人臣事君厥有彝典蓋以三十年爲限定爲大防載之禮經臣之釋褐立朝今已四十有八年較諸禮防旣過半倍引年告休宜不待七十之限而顧以洪造罔極未忍便訣恩顧偏隆

不欲遽捨感激濡忍遲待滿七之後始進乞身之章而至再至三沆未蒙俞姑且優游散秩準擬積誠祈懇今乃更縻至重之任責以難勝之事是所謂求退而媒進毀廉而嗜利臣雖老諄汗不至此臣之不可不辭者一也念臣孤立寡與智昧處世反顧平生積困擠噬幾陷坑塹倘非我 聖明庇覆而全安之冠紳之列無此身久矣伏况庇覆之不足又加以獎擢全安之不已又從以禮使官益崇而眷愈厚年彌老而恩不替自視無似之賤品何以得此於 聖朝也世所稱仕宦之華而要者先數文衡與冢宰而臣乃



節次堯攬已極僭踰今復一時並據有若非臣莫可私心之怵惕不寧不待人之腹誹而口姍也臣之不可不辭者二也近年以來門戶漸近盈滿私心轉益慄懼眇福難持小器易溢不有人忌必致鬼譴已決歛避名途息影鏹跡漸謀歸休庶免大戾寧復褰裳於寵利之關投跡於睢盱之場以致益疾而召菑乎臣之不可不辭者三也且臣疎迂之性不識俯仰鑿柄之間遂致排擯人既待之以陳廢臣亦自甘於屏退者亦已數年矣特蒙 聖上不忍終棄屢勤收召臣於是含恩畏義不敢力辭間隨冗漫之列粗伸瞻

依之誠而至於要顯之地意念都灰寢夢猶愕况今視蔭惕日朝不謀夕乃反垂白曳裾奔走於朝市之間則愚夫愚婦亦必指點而笑罵曰夫夫也官已濫矣年已耄矣何求於世而低徊不去云爾則其與躡池之老鳳戀棧之病驥何以異哉歷觀近世如臣齒髮而耐居銓職者絕無而未之聞焉斯可見上之不欲強授下之不敢冒據也章章明矣臣之不可不辭者四也凡此四不可皆從片片腔血實無一言浮濫而猶屬一己之私也乃若就國事與職務而言則尤有大焉夫天官之責權衡人物進退庶僚苟非望實



允愜藻鑑至精莫能稱當臣之從前累叨厯能遵奉  
成憲做行近規而猶不免小而譏刺大而彈射况今  
水落而石出形存而神去世事都不關心政日久不  
掛眼朝士之識面絕少知舊之名字頓忘至於政格  
之來歷人物之能否譬若責聾瞽以視聽茫然如墮  
烟霧較量人器揀擇排比初非可擬議也厥或政紙  
一播衆目環視人心不齊物情難平動輒蹉跌弃石  
必隨以我 殿下之洪仁大德雖欲更加救拔將無  
所及前後全保之恩抑恐有始而無終也臣亦老白  
首矣何忍復蹈必敗之地終作辜恩負罪之人乎臣

之不可不辭者五也時當清齋不敢瀆撓曠日泯伏  
采增悶蹙情窮勢急未暇緩聲茲敢披露肝肺仰首  
疾號於天地父母之前伏乞 聖慈哀矜而照察使  
臣不枉其性開其生路亟命遞臣見叨之任俾此垂  
死之軀獲遂全歸之願以卒覆燾生成之澤焉嗚呼  
臣之事 殿下外托君臣之義內結父子之恩凡有  
疾痛之情必煩呼籲之聲危難之際曲施拯濟之恩  
式至今日仰恃爲命今此所辭之職乃是好爵也宿  
踐也苟非至難強之實決難冒之義則何苦而竭誠  
盡氣擾聒而不止乎投林之鹿不擇其音避彈之鳥



其鳴必哀伏惟明睿所照無微不燭仁愛所及有感必格庶幾惻然而垂憐幡然而夫肯矣言至於此伏地隕越臣無任涕泣懇禱之至

辭陞輔國疏

伏以臣本以文質無當之材猥蒙 聖朝特達之知立朝四十餘年徧歷清華推遷階級哀然厠上卿之列居常愧慙如集于木不意茲者以 御製碑文書寫之役遽承晉秩之命臣於是惶隕兢蹙無所容措夫輔國之階位齊三事坐絕百僚苟非勞績茂著望實俱重者莫宜居之固不可以毫墨末技濫加酬賞

之典况臣奉承嚴命半日舉行初無可紀之勞者乎仍伏念臣寒素之門近漸盈滿半年之內弟姪俱蒙恩資怵焉不寧以榮爲懼臣則年已邁矣官已濫矣方擬陳情乞骸苟全頽齡今乃更進一步如水將溢又從灌之如器將欹又從推之覆溺之灾可立而俟以我 聖上前後曲保之念豈不矜憐而庇覆之俾不及於顛隳耶仰惟追遠之 聖孝思欲闡發舊蹟光垂萬世凡係服事於斯役者無微不錄有此格外之殊典而區區私分萬萬不敢當茲敢疾聲仰籲於慈覆之下伏乞 聖明克軫嚙笑之愛俯諒名器之



重亟命收還臣新授資秩以存國體以安賤分不勝  
萬幸

進興王肇乘劄

伏以洪惟我東方有國粵自邃古檀君首出箕子東  
來自茲以降分爲三韓散爲九夷及至羅麗始得混  
一而其教則儒釋相半其俗則華戎交雜然而地隣  
燕齊星應箕斗故檀氏之起並於陶唐箕聖之封肇  
自周武蓋其風氣相近聲教攸漸衣冠悉遵華制文  
字不用番梵或稱小中華或稱君子之國與夫侏儻  
左衽之俗迥然不同而第自王氏之世壤接鞞鞞

連蒙元故禮教不興倫紀不明擊刺以爲能事叛亂  
殆無虛歲檀箕之遺風漠然不可見矣何幸天開鴻  
荒運屆熙明我朝之興適會於皇明肇造區夏之時  
錫號賜冕視同內服乾坤與之合德神人爲之夾助  
於是乎我 太祖大王以聖神之姿當千一之運南  
征北伐奄有三韓創業垂統立經陳紀斥佛老之異  
教敷先王之大法文章煥乎商周聲明耀于寰海琉  
球入貢暹羅獻欵兀良哈源了浚之屬相率而聽約  
東西連渤海東盡瑟瑟海橘柚之包貂豹之皮自南自  
北筐篚相望魚鹽之饒可埒於吳楚繭絲之利不讓



王漢集 卷二十一  
於齊魯禮樂興行風化昭融家習俎豆童誦詩書馬  
斲羊豎皆服三年之喪竈婢媪婦亦耻再醮之行蓋  
自東方生民以來所未嘗有而箕聖九疇之教始行  
於今日猗歟盛矣此豈無所本而致哉竊稽自古帝  
王受命必因其先世積德毓靈作善降祥天必命之  
克昌厥後如高山大河有宗有源商周之本於稷契  
經史可按也惟我 國祖遠自新羅司空潛光未顯  
瓜瓞遠延至于 穆祖居仁行義肇基王跡其猶公  
劉之居幽乎曰若 翼王曰若 度王屢遷厥居克  
勤克長暨我 桓考丕篤前烈人心歸附終成大業

其猶太王之遷岐乎經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當此  
之時奇祥異徵錯落瓌偉北方之人至今傳說蓋由  
天眷有德監觀四方山川之效靈神明之默佑自有  
不期然而然者矣惟此盛蹟或見於稗官野乘而未  
有刊行之信書只憑口耳之相傳臣竊恨之迺於曩  
歲待罪北塞遍覽山川興王古蹟無不目寓而身履  
如到豐沛之鄉親聞大風之謠緬焉興感顧無以鋪  
張揚厲也尋又叨承實錄纂修之任得窺金櫃石渠  
之秘則憲章制度之盛雖載於寶鑑而攘夷拓地之  
功皆屬於勝國無可以徵據惟龍飛御天歌一書備



載龍潛勝蹟而是書也專以歌頌功烈發凡起日故  
逐段設譬遠引古史有異記事之體亦無編年之序  
先後失次世代難詳不足爲信史而傳後也臣於是  
竊就麗史及龍飛歌私自鈔輯分年繫事退又博考  
輿覽及陵殿誌松京誌國初文集有及於興王時事  
者蒐羅採摭援彼證此刪繁就簡異條同貫而只從  
刊行成書不敢混及於私藏漫錄務歸謹嚴而精定  
所以重事體也彰鴻烈也旣以衷成三編然後附以  
北方古蹟之昭著流傳者各載 列朝記述發揮之  
辭下及詞臣掄揚贊頌之語摠爲四編名之曰興王

肇乘自顧眇末鹵莽之賤何敢與議於秉筆之重事  
而官忝館閣是古太史職也不揆愚妄輒有撰述僭  
越之罪實無所逃茲敢盥手齋躬隨劄祇獻伏惟我  
聖上以繼述之孝篤追遠之誠建赤島之碑紀慶興  
之宅讀書之堂馳馬之臺闡古蹟而揚先烈無遠不  
顯以至象山之遺址亦皆立石而表章之數百年未  
遑之典於是大備於乎至矣今臣所進有概 聖衷  
則清燕之暇特賜澄省藏諸內閣以補闕史我 列  
祖德業之積累開創之艱難庶可昭垂於來許而亦  
於守成裕後之謨念茲在茲不愆不忘太平萬世惟



無疆休矣取進止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彰祖烈而揚先休莫詳於詩書而伊訓無逸主於告誡玄鳥生民專於歌頌紀載之體三代無傳焉非無良史氏也蓋其事至敬其義至大然耳猗歎我國家 聖繼神承如天地之悠久如日月星辰之昭昭實本於豐沛聖績而尙稽一部掄揚之編特不敢也非未遑也此所以寶鑑纂次之日敬書 十九聖洪謨盛烈而興王以前則不得述焉也予小子夙夜一念以 先王之心追 列朝之心以 列朝之心體 聖祖之心紀陶復之基闡長發

之祥以永詒萬子孫無疆惟休者乃以一二貞珉之刻少寓追遠報本之誠今卿據龍飛之歌抽金櫃之藏分年繫事著爲一統信書此古太史之職也取卿所進興王肇乘二冊敬閱之深感卿誠令內閣開印奉藏庸作我家之琬琰











